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徐壇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四

起戊申漢靈帝建寧元年止己巳漢靈帝中平六年凡二十二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靈帝在位王室多故劉焉挾姦樹議改置牧伯於是焉牧益州州任始重已而袁紹取冀州劉表制荆州各懷自擅之私曹操據兖遂謀篡竊漢之殄滅厲階於此故自中平五年特表州

牧厥後唐表藩鎮倣此

漢

戊申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

諱宏肅宗玄孫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

春正月以太后父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時

聞喜侯竇武

初封槐里侯四年至是六月錄定策功武以皇太后父大將軍封盧植說武辭

長安鄉侯曹節

以中常侍奉車都尉定策迎帝陪乘入宮封六百戶後改封育陽侯增邑三千

附 先零

東羌先零等種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段熲上言請以步騎萬五千用錢五十

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爭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改元

二月辛酉葬宣陵廟曰威宗獻宗初平元年以無

封不能用陳蕃與武謀誅宦官武數白太后欲悉誅之太后不納事泄曹節等矯詔收武武不受詔召會軍士屯都亭王

户又更封華容侯

高陽鄉侯

陳蕃

始封國辭以前太尉爲太傅參錄尚書事太后詔蕃曰太

四億三冬二月誅討必盡上從之頻遂將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羌戰羌盛衆皆恐頻令長

功德除　宣陵
在河南府東南
段熲擊東羌於高
平大破之以熲
爲破羌將軍
初熲既定西羌
而東羌先零等
未服熲上言曰
東羌降於皇甫
規者已二萬落
餘羌無幾今張
奐欲更招降臣
以爲狼子野心
難以恩納勢窮
雖服兵去復動
計所餘三萬餘

甫將軍
士對陳
武不勝
及兄子
紹皆自
殺收捕
宗親賓
客悉誅
之徙武
家屬日
南
武府掾
桂陽胡
騰少師
事武殯
殮行喪

傅陳蕃
輔弼先
帝出內
累年忠
孝之美
德冠本
朝謇諤
之操華
首彌固
今封蕃
高陽侯
食邑三
百戶蕃
固辭章
十上不
受

鏃利刃
長矛三
重挾以
強弩列
輕騎爲
左右翼
詔將士
曰今去
家數千
里進則
事成走
必盡死
努力共
功名因
大呼衆
皆應聲

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

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南陽張敞共匿之零陵界後舉桂陽孝廉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

蕃與竇武謀誅宦官屢白太后太后不納及事泄蕃時年七十餘將官屬諸生拔刃突入承明門王甫陳兵收蕃蕃拔劍叱甫

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羌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詔拜熲爲破羌將軍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

服伏計永初中羌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猶不誅盡今不斬疲民則永寧無期上許之頻於是將兵突擊羌大潰太后賜詔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拜頻破羌將軍

閏月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

卒及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祥

甫兵不敢近乃圍之數十重遂執送北寺獄害之家屬徙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 友人陳留朱㝢時爲鋌令棄官

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大敗 頻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

鮮單

元后考爲孝仁
皇尊母董氏爲
愼園貴人
夏四月太尉周景
罷司空宣酆免
以長樂衛尉王
暢爲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食
以大中大夫劉矩
爲太尉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
爲聞喜侯
者凡十一人涿
郡盧植說武曰
足下建立聖主

吉凶之
先見者

渭陽侯竇
機
錄定策
功機以
武子封
爲宦者
所害

鄠侯竇紹
錄定策
功紹以

收葬屍
匿其子
逸於甘
陵界中
事覺合
門桎梏
慶受考
掠誓死
不言逸
得免後
赦還官
至魯相

都鄉侯宋
瑀

濊貊
十二月
鮮卑及
濊貊寇
幽并二
州

烏桓
十二月
烏桓大
人上谷
難樓有
衆九千
餘落自

論者以為吾子之功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　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封陳蕃為高陽鄉

武兄子封謀誅宦官不勝自殺

西鄉侯寶

靖

錄定策功靖以武兄子封為宦者所害

都鄉侯尹

以長樂五官史與曹節等謀殺陳寶封賜錢五千萬後吏封華容侯時與節同謀者十七人封侯者六人餘十一人皆為關

稱王

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

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

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章凡十上竟不受封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熲追羌至涇陽羌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餘種難盡宜以恩降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羌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今

勳

封十年以大司農坐陳竇事下獄自殺

逢意

內侯

列侯共普　以從官史謀殺陳竇封

安國亭侯列侯王尊　以中黃門謀殺陳竇封

嗣年未詳

列侯張奐　以太僕預議定

王

疏勒

疏勒王爲其季父和得射殺和得自立爲王

傍郡戶口單少而欲令降徒雜居是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臣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遣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殄滅臣奉詔書軍不內御不從中制御顧卒斯言不失權便

秋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九月太傅陳蕃大

安樂侯胡廣	策增封三百戶
廢九年以司徒參錄尚書事復封蕃誅代為太傅時年八十心力克壯繼	
列侯滕是	以從官史謀殺陳竇封
以長樂謁者誅殺陳竇封	

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悉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列於朝廷天下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在太后

母在堂朝夕膽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側常侍曹節王甫等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蕃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

太后曰常侍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但當誅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有才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未忍 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

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　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宜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不利宜速斷大計於

是武著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著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　九月武出宿歸府

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可誅我曹何罪而當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壯健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德陽前殿拔劍踴躍趙嬈等擁衛

左右閉諸禁門
召尚書脅使作
詔版拜王甫爲
黃門令持節至
北寺獄收勲冰
殺之出颯還兵
刼太后奪璽綬
使颯等持節收
武等　武不受
詔馳入步兵營
與兄子紹射殺
使者召會北軍
五校士數千人
屯都亭下令曰
黃門常侍反盡
力者封侯重賞

蕃聞難將官
屬諸生八十餘
人並拔刃突入
尚書門擁臂呼
曰大將軍忠以
衛國黃門反逆
何云竇氏不道
耶王甫使劍士
收蕃蕃拔劍叱
甫辭色愈厲遂
被執送北寺獄
即日殺之　時
張奐徵還節等
以奐新至不知
本謀矯制使奐
率五營士討武

甫將千餘人出
與奐合悉軍闕
下與武對陳
甫使士大呼武
軍曰竇武反汝
等皆禁兵何故
隨反者乎營府
素畏服中官武
軍稍稍歸甫自
旦至食時兵降
畧盡武紹皆自
殺梟首都亭收
捕宗親賓客悉
誅之及劉瑜馮
述皆夷其族劉
淑魏朗皆自殺

遷皇太后於
南宮徙武家屬
於日南門生故
吏皆免官禁錮
議郎巴肅始與武
等同謀節等不
知但坐禁錮後
乃知而收之肅
自載詣縣縣令
解印綬欲與俱
去肅曰爲人臣
者有謀不敢隱
有罪不逃刑遂
被誅　曹節遷
長樂衛尉與王
甫等六人皆封

列侯十一人爲關内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責固辭不受

范煜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阨與刑人同朝爭衡取滅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

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懍懍乎伊周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扶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閒數公之力也

楊時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者德協誅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非中人之黨武不能收爲已

用而乃遲回
違且使逆賊
欺爲而使之
惜哉　胡寅
曰陳蕃位上
公竇武本兵
柄同心協力
請治閹尹而
不能勝何也
武貪援立功
一家四侯失
一賢才雖列
而司隸校尉
河南尹未有
署置失二中
官罪惡顯著

可廢餘慰安之孰不畏服欲悉去之失三太后允豫未忍此事機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閉宮省門衛迅速掩捕武曾不決失四既收鄭颯不即行刑失五節甫元惡必待辭連後收失六既與爲敵乃使人納奏

已出宿府失七兵權在手素不爲備事敗名兵失八至於陳蕃閹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書門欲何爲耶蓋蕃公忠而短於才術武無足稱矣

尹起莘曰蕃武之志在於爲國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

跌不收漢亦以亡書法若此亦見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盍亦謹其微哉

以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太僕沛國聞人襲爲太尉

十二月鮮卑濊貊寇幽并

己酉

建寧二年

春正月尊愼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劉友謚曰兄子何譏私也

尹起莘曰

新豐侯段熲

更封一年以破羌將軍屢擊破東羌前後

育陽侯曹節

封二年時爲長樂大僕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

先零

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放

前此尊之為貴人今此尊之為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皇后乃母天下之號亦不可無實而居名是時羣小無以悅其君故以是媚之直書其失自見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

都亭侯虞

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更封新豐縣侯食邑萬戶

頃疾瘳上印綬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兵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育將兵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

憲詔公卿言事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蕃武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官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

放

封十一年以司空歸第坐黨人事下獄死

規一舉滅之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羌一里

尚書劉繇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因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臣聞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如

許又遣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頻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又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宜皆罷斥徵王

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

丹陽

九月丹陽山越

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於獄　光祿勲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更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

反郡兵擊破之

高麗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討平之

鮮卑

十一月寇并州

祥立應　賜秉之子也

劉友益曰蚍見御座大興也終綱目一而已書詔言事始此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

六月以司徒劉寵爲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爲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卿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

司馬光曰書稱元后作民父母戎狄氣類雖殊其樂生惡死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順失其道則叛先王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

作民父母之意哉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起而爲寇又可盡誅耶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

靡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翟超岑晊
苑康劉表陳翔
孔昱檀敷為八
及及者言其能
導人追宗者也
度尚張邈王孝
劉儒胡母班秦
周蕃嚮王章為
八厨厨者言能
以財救人者也
及陳竇用事復
舉拔膺等陳竇
誅膺等復廢
宦官惡膺等每
下詔輒申黨人
之禁侯覽怨張

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邪佞爲儉所棄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者也十月大長秋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

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

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牒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曰必爲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

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滂弟字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龍舒侯相顯也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憎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

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有怨隙者濫入黨中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郭泰聞之私慟曰詩云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怨禍不及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

嘗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截半去矣欽嘆息而去篤導儉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與魯國孔

褒有舊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

衛尉閭門懸車

辛年八十四

丁奉曰黨人之所以為賢者以其義氣相許患難相共也儉之亡命若能如朗之自殺是亦為勇如顗之深遁是亦為智夫何望門投止連引者遍天下儉雖百死不足以贖貽殃

之重也顧於黨禁既解還鄉安樂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所以不皆賢也

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親

突烟炭形貌毁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静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讓甚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黄勉齋曰陳

太丘送張讓父之喪嘗竊疑之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若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之屈辱以全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南陽何顒素與
蕃膺善亦被收
捕乃變姓名匿
汝南間與袁紹
爲奔走之交常
私入雒陽從紹
計議爲諸名士
罹黨事者求援
設權計使得逃
隱所全甚衆
初太尉袁安子
敞爲司空孫湯
復爲太尉湯三
子成逢隗成生
紹逢生術至是
逢爲司空隗亦

顯官中常侍袁赦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　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術亦以俠氣聞
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逢隗數餽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

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户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不得見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

相戒不入其閭鄉人就閭避難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𠁊屠蟠獨嘆曰戰國處士横議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罹

禍唯蟠超然免於時論

司馬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亂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致身被淫刑禍及

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尹起莘曰

膺已廢錮而猶書前司隸者廢不以罪故也廢猶不予況殺之乎范滂張儉等

不得列書於
冊者此又綱
目有不滿諸
賢之意深考
而默察之則
得其旨矣

是月庚子晦日食
太尉劉寵免太僕
扶溝郭禧為太
尉
鮮卑寇并州

庚戌

建寧三年
春正月河內人婦
食夫河南人夫

疏勒
涼州刺
史孟佗

食婦

三月丙寅晦日食

徵段熲爲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蓐寢

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爲死戰

所嚮有功

夏四月大尉郭禧

罷以大中大夫

聞人襲爲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囂

罷以大鴻臚梁

國橋元爲司空

九月執金吾董寵

坐矯永樂太后

遣從事

任涉將

敦煌兵

五百人

與戊已

校尉曹

寬西域

長史張

宴將焉

耆龜茲

車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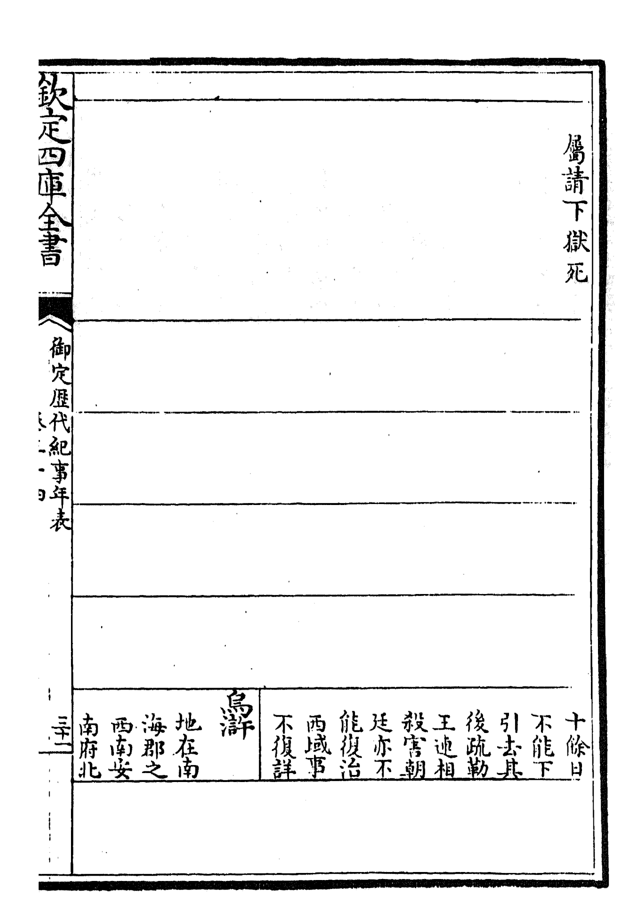
後部合

三萬餘

人討疏

勒攻楨

中城四



屬請下獄死

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逆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西域事不復詳

烏滸

地在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

辛亥

建寧四年

鮮卑

其俗食人以鼻飲水口中進啜如故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皆內附受冠帶開置七縣

春正月甲子帝冠赦唯黨人不赦

劉友益曰黨錮顛末綱目謹書之諸君子之不可深罪益明矣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

太尉聞人襲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爲太尉

大疫

司徒許訓免以司空橋元爲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

冬寇幷州

陽來艷爲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艷
免
立貴人宋氏爲皇
后　后執金吾
酆之女也
司徒橋元免以太
常南陽宗俱爲
司空前司空許
栩爲司徒
冬十月朔帝朝太
后於南宮　帝
以竇太后有援
立之功率羣臣
朝南宮親饋上
壽黄門令董萌

壬子

熹平元年

因此數爲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劉友益曰朝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予存義故特書之

鮮卑寇并州

勃海王悝

安樂侯胡

育陽侯曹

鮮卑

南匈奴

春正月帝謁原陵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上陵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繁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胡寅曰聖人制禮尊於廟享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

復爵六年自延熹八年貶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知非甫功不與甫誣鄭颯謀立悝詔冀州刺

廣

自初封至是凡二十六年年八十二薨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

節

封五年節與王甫誣奏勃海王悝謀逆誅之節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

十二月寇并州

單于車兒立二十五年卒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梁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歟

三月太傅胡廣薨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嘗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

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伏誅悝立凡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甘陵王理

封二十五年薨

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廣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

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求之妻不肯行自殺

冠軍侯王甫

天下薄之
游九言曰大
臣爲國柱石
處危疑之際
當以安國家
定社稷爲已
任盡忠竭力
死生以之可
也廣依阿取
容無所正救
將焉用彼相
哉　趙弼曰
廣不能匡扶
漢祚又不能
引身而退竊
祿固位八十

謚威王
子定嗣

等每朝
會輒稱
疾避廣
時人榮
之故吏
自公卿
大夫博
士議郎
以下數
百人皆
縗經殯
位自終
及葬漢
興以來
人臣之
盛未嘗

甫誣奏
勃海王
悝謀反
誅之遂
封　同
封者十
二人

二歲諺所謂
愚福而蠢壽
也
夏五月赦改元
宦者侯覽有罪自
殺　覽爲長樂
太僕坐專權驕
奢策收印綬自
殺
六月京師大水
癸巳皇太后竇氏
崩秋七月甲寅
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
比景太后憂思
感疾崩於雲臺

有也
初揚雄
依虞箴
作十二
州二十
五官箴
其九箴
亡闕後
涿郡崔
駰及子
瑗臨邑
侯劉騊
駼增補
十六篇
文甚典
美名曰

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屍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百官箴凡四十八篇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於省中詔

椒味辛有毒欲以椒塞口而死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合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

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功於國何宜上
配至尊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
與意合於是公
卿皆從球議節
肖猶爭之咸復
上疏曰章德虐
害恭懐安思家
犯惡逆而和帝
無異葬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
今長樂尊號在
身親嘗稱制援
立聖明光隆皇
祚太后以陛下
爲子陛下豈得

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　章德竇后事見建初八年安思閻后事見延光三年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詔司隸劉

猛逐捕猛以誹
書言直不肯急
捕月餘主名不
立詔以段熲代
猛熲乃四出逐
捕及太學游生
繫者千餘人奏
猛論輸左校
劉友益曰終
綱目書詔輸
作二李膺劉猛皆
病其上也
扶風蘇不韋鑿地
入李暠之室以
報父仇段熲殺
之 初李暠爲

司隸校尉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變姓名結客報仇暠還大司農不韋匿於廥中（廥芻槀藏）鑿地旁達暠寢室殺其妾并小兒暠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暠父冢斷其頭標之於市暠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

喪張奐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昺善熲辟不韋與爲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熲怒使從事張賢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冬十月殺勃海王悝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癸丑

熹平二年

春正月大疫司空宗俱薨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北海海水溢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許

陳王寵

嗣年未詳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詔傳送愔遷雜考愔辭祭黃老

鮮卑

十二月寇幽幷二州

日南

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
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是月癸酉晦日食
帝紀作癸酉朔

君求長生無他冀幸有司以悖所為不端還詔告其王皆誅死赦寵不案

甲寅
熹平三年
春二月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中山王暢
嗣封三十四年

鮮卑
十二月鮮卑入

秋洛水溢
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堅富春人名慕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　富春漢縣名屬吳郡今杭州富陽縣避晉簡文帝諱改春爲陽　孫吳始見此
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爲司空

三月甍謚穆王子節王稚嗣稚無子國除

濟南王康　嗣封一年　六月封河閒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又鮮卑寇并州

夫餘　夫餘國王奉章貢獻

任城王博

紹封十三年十一月薨無子至明年佗再見

乙卯

熹平四年

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

任城王佗

嗣封一年

封河間貞王建子新昌侯佗為

拘彌

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戊己校尉

南屬特置

于三年

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本碑凡四十六枚時有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任城王奉孝王後

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人衆裁千口

于窴

于窴國王安國攻破拘彌國殺其王

劉友益曰書尊經也自是補遝還成綱目必詳書之

丁奉曰書非儒不專儒非書不學書莫大於五經漢武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於石渠閣明帝置五經師章帝講五經於白虎觀四帝崇用儒生而經學

解單

五月寇幽州

大顯矣至於
靈帝黨禍始
興名儒以滅
章句以疎而
科第之士賂
買蘭臺漆書
經字故為此
石刻以參檢
之嗚呼聖經
所以正君善
俗者也賂者
但以行貨刻
者但以防奸
而漢氏尊經
之道斬矣可
為四帝一長

嘆哉可為斯文一太息哉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

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復限歲月兩州懸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不從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

司馬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法不煩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官不擇人而禁益多功以閲文不賞姦以巧法免

誅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豈不適足爲笑而深爲可戒哉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延陵園災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

說文曰螟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使宦官爲令列於

内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爲丞令

丙辰

熹平五年

夏益州夷反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爲太尉

殺永昌太守曹鸞

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

甘陵王定

嗣封四年薨謚貞王子忠嗣

滇

四月諸夷反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克朝廷欲棄之太尉李顒

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誅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洊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

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討平之還得雍陟後顒卒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初至郡米

入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也謂五服內之屬族親

尹起莘曰書殺而不去其官衰之也

六月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

秋七月太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

寬為少年至數十云

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鮮卑十一月寇幽州

丁巳

熹平六年

寛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寛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

司徒袁隗罷

十一月以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

鮮卑寇幽州

沛國言黃龍見譙

鮮卑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令三公徐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特赦之拜議郎
按漢書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至設方畧賊殄破

鮮卑寇三邊

是時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遣夏育田晏臧旻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迎戰育等大敗奔還

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爲司空

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名遂至數十人侍中祭

冬寇遝西

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數拘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國之將興至言數闕內知已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

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偽小人本非骨肉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

逕令德丘墓凶醜之人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攺爲丞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先是田晏坐事論

刑欲立功自效求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自許有成若禍

結兵連崮得中休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迎

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太尉劉寬免

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陳球免

十二月以太常河南孟𢦤為太尉

司徒楊賜免

以太常陳耽為司

空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遼西太守趙苞至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至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為所刼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戰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朝夕

不圖爲毋作禍
昔爲母子今爲
王臣義不得顧
私恩毀忠節萬
死無以塞罪母
遙謂曰威豪苞字
入各有命何得
相顧以虧忠義
爾其勉之苞即
時進戰賊即摧
破其母妻皆爲
所害苞自上歸
葬帝遣使弔慰
封鄃侯苞葬訖
謂鄉人曰食祿
而避難非忠也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程子顥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劉友益曰趙

芘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呼微矣

方孝孺曰芘善守官矣然未知義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

君亡寇雖刼毋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所守者君恃爲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不宜以此易毋而不救也況善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可以計取可以利誘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略

之而以母爲請未必不從茍利未足盈其心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勝之未必失君之土地也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甚

權其輕重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袁黄曰世以徐庶繩苞者庶無專城其于去也易于苞矣

戊午　光和元年

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反

太尉孟䣭罷

二月辛亥朔日食

不其鄉侯　宋酆

宋皇后被譖廢

交阯

交阯合浦烏滸蠻反招引九眞

南匈奴

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卒

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爲司徒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名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詔爲鴻都文學樂松等圖像立贊陽球諫曰松等斗筲小人傀眉承睫徼

以憂死父侯酆及兄並被誅國除

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

子吁徵立

鮮卑

十二月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緣邊莫不被毒鮮卑旧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

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尺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不省

劉友益曰書譏也綱目書立學皆美惟鴻都門學及劉表立學宋立四學皆譏辭

三月赦改元

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

顥中常侍奉弟

槐乃自徇行見秦水廣從數百里中有魚不能得聞倭人善網捕乃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粮食

劉友益曰唐珍衛弟張顥奉弟司空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可知矣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劉友益曰侍中寺何內署也閹宦用事北雞司晨變不虛生矣雌雞化為雄終綱目一而已

司空陳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氣如龍長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詔名光祿大夫楊賜等問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

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便辟受寵而搢紳高蹈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遠佞巧之臣徵鶴鳴之士斷絕　尺一攬天還威　賜秉之子也　蔡邕對

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蜺墮雞化婦人干政之所致今道路紛紛云有程大人者官中耆宿皆稱中大人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

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下有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力請詔減死一等

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莫爲用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得免

八月有星孛於天市

九月太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爲太尉

司空來豔甍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

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爲渤海王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是月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

后家屬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

十一月太尉陳球免

十二月以光祿大夫橋元爲太尉

鮮卑寇酒泉

京師馬生人　京房易傳曰諸侯相伐厥馬生人

初開西邸賣官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讀曰價]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

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常閒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烏矣

劉友益曰桓帝書賣關內侯矣於是而

開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哉書初開又桓帝所未有也

己未

光和二年

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郃爲司徒

太尉橋元罷　元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

河間王利

嗣封二十八年薨諡安王子陔嗣

都鄉侯呂強

始封固辭以小黃門再遷中常侍強清忠

鮮卑

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板楯蠻

十月巴郡板楯

南匈奴

漢護匈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呼徵不相能擅殺呼徵更立右

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迫元瞋目呼曰奸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奸路由是劫質遂絕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常張濟爲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

奉公例封都鄉侯周辭乃聽之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妾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

蠻反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漢書在明年

賢王羌渠爲單于

食
官者王甫伏誅太
尉段熲有罪自
殺　王甫曹節
等姦虐弄權段
熲以輸貨得太
尉甫父兄子弟
爲卿校牧守者
所在貪暴養子
吉爲沛相五年
殺萬餘人尚書
令陽球嘗拊髀
發憤曰若球作
司隸此曹子安
得容乎既而遷
司隸甫使門生

之費日
數百金
昔楚女
悲秋則
西宮致
災況終
年積聚
豈無幽
怨乎又
外戚中
官館舍
喪葬奢
麗過禮
穀梁傳
曰財盡
則怨力

於京兆界章椎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穎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穎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沒

盡則慹今上無去奢下多縱欲禽獸食人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

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　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刃之何須校尉耶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屍慨然抆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廐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蔡邕譏呵宦官羣邪致罪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帝知其忠而

帝乃徙球為衛尉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不報　韋障也權專也謂障入買賣而自取其利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之強固辭不受

劉友益曰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

不能用

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不書官者書其官終綱目官官可取者三人呂强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而已

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

非謬常法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五月以衛尉劉寬爲太尉

中郎將張脩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

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

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隷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竪多耳目恐先受禍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郃遂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謀不軌帝大怒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劉友益曰不曰殺司徒劉郃等而列敘之者哀其死不以罪不失其職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是歲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京房易傳曰二首下不一也厥妖人生兩頭

巴郡板楯蠻反

十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爲司徒

鮮卑寇幽幷二州

庚申 光和三年

秋酒泉地震

冬閏月有星孛於狼弧

鮮卑寇幽并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爲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梁王元

嗣封十六年三月薨謚敬王子彌立

江夏蠻

四月江夏蠻復反與賊廬江黄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

作單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
先王造囿裁足
以修三驅之禮
先帝左開鴻池
右作上林不奢
不約今廢田園
驅居人畜禽獸
殆非若保赤子
之義宜惟皐宮
露臺之意以慰
民勞帝欲止侍
中任芝樂松曰
今與百姓共之
無害於政帝悦
遂爲之　鼎通

鮮卑
冬寇幽
并二州

鑑作畢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琁擊破之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及戰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

鼓鳴震羣盜駭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琁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琁喬之子也

光和四年辛酉

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騄驥廐丞以領之　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四至二百萬

二月黄氣抱日黄白珥在其表

郡國上芝英草

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爲刺史擊斬之

六月雨雹大如

都亭侯朱儁

儁節

以交阯刺史擊斬亂賊梁龍功封徵爲諫議大夫　儁會稽人

封十四年大長秋領尚書令卒贈車騎將軍養子傳國

華容侯曹交阯

交阯烏滸蠻久爲亂交阯人梁龍等復反攻破郡縣詔拜蘭陵令朱儁爲交阯刺史擊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雞子

秋七月河南言鳳皇見新城羣鳥隨之

九月太尉劉寬免衛尉許棫爲太尉

閏月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楊賜罷

冬十月太常陳耽爲司徒

鮮卑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

劉友益曰鮮卑未有書死

旬月定

鮮卑

冬鮮卑寇幽并二州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

特書死何幸之也

作列肆於後宮

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　帝好私稸每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强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

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

舉劾下廷尉按罪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償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壬戌

光和五年

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官者子

都鄉侯趙忠

曹節既死忠領大長秋張讓趙

板楯蠻

叛四年帝欲大發兵以益州計吏程包言選太

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司徒陳耽以言免

夏四月旱

以太常袁隗爲司

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等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

守曹謙宣詔赦之即降板楯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是爲板楯七姓自秦以來復其祖賦累立戰功

鮮卑

徙

五月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於太微

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為太守降之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人入寇皆賴

和連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鮮卑自

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征武陵李顒討益州皆倚板楯成功忠公如此本無惡心長吏更賦至重箠楚過于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自剄割陳寃州郡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至叛非有謀主僭號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

建武二十一年始見綱目永元五年徙據匈奴地始盛永壽二年檀石槐始强爲邊患凡二十六年

也帝從其言遜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

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以太常楊賜爲太尉

帝校獵上林苑

劉友益曰書之譏禽荒也是行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爲侍御史

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典馬之孫也

劉友益曰侍御史未有書始書桓典嘉衆職也

癸亥

光和六年

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

日南

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五原山岸崩

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爲令

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

大有年

甲子

中平元年

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

下邳王意　嗣封五十七年春黃巾賊來寇意避亂出走賊平復國數月薨

愼侯何進　以皇后弟河南尹爲大將軍封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

先零羌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

之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閒徒衆數十萬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楊賜上言張角誑燿百姓稍益滋蔓今若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失位事留中司

年九十謚愍王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至獻帝建安十一年國除

常山王暠

嗣封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

鎮京師

濟南侯何苗

以大將軍弟封

臨晉侯楊賜

以太尉坐寇賊免已而帝閱錄

文侯爲將軍

交阯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

徒掾劉陶復上疏申前議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

走至獻帝建安十一年國除

甘陵王忠

嗣封八年黄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封

中陵鄉侯

劉陶

以司徒掾奏張角帝不為意後黄巾賊起帝得其奏乃封

遷東郡賈琮為交阯刺史琮至部訊其反狀咸言賦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宛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

起　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知事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故時謂黃巾賊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

安平王續　嗣封三十四年續爲黃巾所虜國人贖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議郎李燮曰續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

槐里侯皇甫嵩　以左中郎將擊斬黃巾賊張梁張寶功封

西鄉侯朱儁　進封一年

使各安其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執其王應賊
三月以后兄何進
爲大將軍屯都
亭
置函谷太谷廣成
伊闕轘轅旋門
孟津小平津八
關都尉
赦黨人遣中郎將
盧植討張角皇
甫嵩朱儁討潁
川黃巾　帝名
羣臣會議北地
太守皇甫嵩以
爲宜解黨禁盜
出中藏錢西園

朝廷不
從變坐
誹謗宗
室輸作
左校未
滿歲繢
坐不道
誅國除
乃復拜
變議郎
時人爲
之語曰
父不肯
立帝子
不肯立
王變

以右中
郎將與
皇甫嵩
平賊功
以都亭
侯進封

都鄉侯呂
強
辭封
以中常
侍請赦
黨人忤
趙忠等
見收強

平史不
敢飯
琮東郡
聊城人

廐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平矣帝懼而從之詔赦黨人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父固不肯立靈桓二帝

陳王寵

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

曰吾死亂起矣遂自殺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嘗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吾母由是宦官無所忌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

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喜射不敢反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十餘萬人

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於是詔蔡邕正其文字邕

虛散於是上遂
不敢復升臺榭
及諸奉事發上
詰責諸常侍曰
汝曹常言黨人
欲爲不軌皆令
禁錮今黨人更
爲國用汝曹反
與角通爲可斬
未皆叩頭曰此
王甫侯覽所爲
也於是人人求
退徵還宗親在
州郡者　趙忠
夏惲共譖呂强
云與黨人共議

祐博學
多覽諸
儒稱之
又小黃
門甘陵
吳伉善
爲風角
博達有
公知不
得用託
病還寺
舍從容
養志云

朝廷數讀霍光傳上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侍中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讓誣與角爲内應殺之 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作亂萬民所以樂附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

侵掠百姓百姓
冤無所訴故聚
爲盜賊宜斬十
常侍縣頭南郊
以謝百姓大寇
自消上以鈞章
示諸常侍皆免
冠徒跣頓首乞
自致雒陽獄出
家財助軍費詔
皆冠履視事如
故帝怒鈞曰此
眞狂子也十常
侍固當有一人
善者不御史遂
誣奏鈞學黄巾

道收掠死獄中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以太僕鄧盛爲太尉

司空張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爲司空

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　謙軍敗門下吏秘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謙以得免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黄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勅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鋭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出擊賊陳賊驚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

適至合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遂討汝南陳國黄巾皆破之三郡悉平　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臣之所懼在于治

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所憂益深耳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惡之變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

罪亦竟不封杜郵（白起事在周赧王五十八年）

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世人未之奇也惟橋元何顒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嘆曰

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造劭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荅操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

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討平之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四中郎將始於是年植連破張角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

豐視軍求賂不得還白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董卓代之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秋七月巴郡張修反

河南尹徐灌下獄死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

月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張寶于下曲陽斬之

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嵩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

初武威太守史失其名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于漢陽長史蓋勳

勲素與正和有讐或勸勲因此報之勲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勲諫之昌怒使與

從事辛曾等别屯阿陽拒賊欲以軍事罪之而勲戰輒有功及北宫伯玉攻金城勲勸昌救之昌不從至是羣流邊章等圍昌于冀昌召勲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勲怒從事懼而從之勲至冀誚讓章等乃解圍去勲遂救校尉夏育於畜官爲羌所敗勲

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勲仰罵之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勲領漢陽太守

朱儁擊南陽黃巾

連破之　南陽黄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戰鈍則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勢必自出自

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　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

賓客書與黄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進藥允厲聲曰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

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劉友益曰自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至是百五十餘年書刺史者張喬李固尹耀朱穆夏方度尚朱儁賈琮王允數人而已

十二月大赦改元
郡國生異草備龍
蛇鳥獸之形

乙丑

中平二年
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火半月乃滅
時燒靈臺殿樂
成殿延及北闕
度道西燒嘉德
和驩殿
稅天下田畝十錢
張讓趙忠說
帝斂天下田畝

琅邪王據
嗣封四
十七年
正月薨
謚安王
帝紀
在是年

槐里侯皇甫嵩
封二年
以趙忠
張讓譖
徵還收
左車騎
將軍印
綬削戶
六千

十錢以修宫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畆而螽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倖譖康援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

臨晉侯楊賜

封二年以司空甍謚文烈侯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梓器襚服錢緡賜太尉震孫太尉秉

康續之孫也
又詔發州郡材
木文石黄門常
侍輒令譴呵不
中者因强折賤
買僅得本價十
分之一復貨之
中者亦不即受
材木腐積宫室
連年不成刺史
太守復增私調
百姓呼嗟收守
茂才孝廉遷除
皆責助軍修宫
錢大郡至二三
千萬鉅鹿太守

子子彪
亦爲太
尉

逯鄉侯劉
寬

先策黄
巾逆謀
封六百
户至是
薨贈車
騎將軍
印綬位
特進謚

司馬直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

黑山賊褚燕降

司徒袁隗免

二月以崔烈爲司徒　烈寔之從兄也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

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寬性仁恕嘗行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慙謝寬曰物

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亦先輸貨財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旁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烈由是聲譽頓衰

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

西鄉侯

傳

進封二年以平復宛城功拜右車騎將軍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議郎傅燮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奏燮廷辱大臣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不思所以弭之

振旅還京師以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

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帝善而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五月太尉鄧盛罷以太僕張延為太尉

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螟

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初嵩討

張角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于溫

九月以特進楊賜爲司空

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薨以光禄大夫許相爲

司空　相訓之子也

劉友益曰書官書爵書姓自鄧禹以來未有也於是官官益横諸賢得免如賜者鮮矣特書幸之也

殺諫議大夫劉陶

前司徒陳耽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

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爲人忠正宦官亦誣陷死獄中

張温擊凉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卓攻破章章走榆中温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願得萬人斷其運道賊必走羌中并力討之凉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

斷愼運道愼棄輜重退温又使卓討羌卓糧絶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還屯扶風温以詔書名卓良久乃至温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

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于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名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明公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

造萬金堂　帝造

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小黄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

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丙寅 中平三年

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

太尉張延罷遣使持節就長安拜

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于溫

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于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户侯不

足得也變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變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修

南宮鑄銅人帝使繕修南宮玉堂殿鑄銅人四黄鍾四皆受二千斛又鑄天祿蝦蟇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

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為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天禄獸名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桶以氣引水上也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

車騎將軍趙忠罷

秋八月懐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闘相殺　懐陵

冲帝陵

續漢志曰天戒若曰諸懐爵禄而尊厚者還自相害也

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下獄死爲宦官所譖也

十二月鮮卑寇幽幷

徵張溫還京師

丁卯

中平四年

爲程侯孫

爲植

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為車騎將軍

三月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

堅以議郎為長沙太守平長沙賊區星功封

十月觀鵠寇桂陽堅擊斬之

大人丘力居與張純張舉連盟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

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變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怯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

少糧盡夔子幹年十三言于夔曰國家昏亂大入不容于朝今兵少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夔慨然嘆曰汝知我必死乎聖達節次守節吾食人之禄又欲避其難乎吾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説夔曰

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變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戰殁謚壯節侯

劉友益曰書與戰死之自劉快以來百七十九年未之有也

太尉張温免以司徒崔烈為太尉

五月以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禄勲沛國丁宮為司

空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

漁陽張舉張純反

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為太守討平之封堅為程侯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以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前太丘長陳寔卒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

者至乃嘆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嘆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是歲賣關內侯直五百萬錢

戊辰

中平五年

春正月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

益州牧劉焉

豫州牧黃琬

南匈奴

單于羌渠以天

紀
黃巾餘賊寇太原
河東
三月屠各胡寇幷
州殺刺史張懿
以太常劉焉為益
州牧宗正劉虞
為幽州牧　劉
焉見王室多故
建議以為四方
兵寇由刺史威
輕且用非其人
所致宜改置牧
伯選清名重臣
以居其任侍中
董扶私謂焉曰

始鎮一
年以太
常出鎮
焉入蜀
會從事
賈龍既
破走緜
竹賊乃
選吏迎
焉焉徙
治緜竹
撫納離
叛務行
寬大以
收人心
焉陰

始鎮一
年以太
僕出鎮
琬太
尉忠侯
瓊孫琬
七歲時
日食京
師不見
太后詔
問瓊所
食多少
瓊思對
而未知
所況琬
曰何不

子命遣
左賢王
將騎詣
幽州配
劉虞討
張純國
人恐發
兵無已
於是右
部醢落
反與屠
各胡合
凡十餘
萬人攻
殺單于
羌渠國

京師將亂益州
分野有天子氣
會刺史郤儉賦
斂繁擾而耿鄙
張懿皆為盜所
殺朝廷遂選列
卿尚書為州牧
本秩居任以焉
為益州虞為幽
州州任之重自
此始
以太僕黃琬為豫
州牧
南匈奴右部反弑
其單于羌渠
夏四月太尉曹嵩

恭王之
後
州牧之
重始此
故特表
之

幽州牧劉
虞

始鎮一
年以宗
正出鎮
虞嘗為
幽州刺
史州人

言日食
之餘如
月之初
瑣大將
即以其
言應詔
後以公
孫拜董
子郎瑣
遣琬問
司空盛
允疾會
江夏蠻
亂允戲
琬曰江
夏大邦

人立其
子右賢
王於扶
羅為特
至尸逐
侯單于

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爲太尉六月罷

郡國七大水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故太尉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

懐其恩信故用之 虞東海恭王五世孫

而蠻多士少琬衆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時寇賊陸梁豫州凋殘琬討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

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告曹操操曰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成事立今諸君徒見

天下表封關內侯

鼂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日磾融族孫

八月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爲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爲司空

以衛尉董重爲驃騎將軍　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月青徐黄巾復起

講武平樂觀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起大壇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

騎數萬人結營爲陳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進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衹黷武耳帝曰善恨見

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于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勲爲京兆尹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之　詔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遣騎都尉公孫瓚

討漁陽賊走之瓚與張純等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深入無繼爲丘力居等所圍

己巳

中平六年

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

弘農王辯

始封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子辯養于道人

容丘侯劉虞

鎮幽州二年以幽州牧即拜

慎侯何進

封六年以大將軍謀誅宦官事泄爲宦官所殺

南匈奴

初單于於扶羅立國人殺於扶羅父者遂叛共

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完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

史子眇家號曰史侯四月帝崩皇子辯迎入即位九月董卓廢為弘農王

陳留王協以皇子封時年九歲初封勃

為太尉封六月以太尉為大司馬封襄賁侯

國除

濟陽侯何苗封六年兄進謀誅宦官苗不與同謀進誅苗為進部將所殺國除

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漢庭自訟會靈帝崩於扶羅侵掠河內諸郡不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

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闘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遂與嵩有隙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　丘力居等各遣譯自歸虞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入屯右北平瓚

海王秋七月徙爲陳留王　九月董卓立以爲帝

甘陵王忠
嗣封十三年　七月薨諡獻王　嗣子爲黃巾所

修侯董重
以驃騎將軍免官自殺國除

都亭侯閔貢
以河南中部掾從尚書盧植夜追虜駕手斬宦

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卒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欲掃滅烏桓虜
欲以恩信招降
由是二人有隙
夏四月丙子朔日
食
即拜劉虞爲太尉
太尉馬日磾
免遣使即拜幽
州牧劉虞爲太
尉
遣大將軍何進討
韓遂　蹇碩忌
大將軍進與諸
常侍共說帝遣
進西擊韓遂帝
從之進陰知其

害至獻
帝建安
十一年
以無後
國除
自章帝
建初七
年孝王
慶以皇
太子廢
封清河
王至忠
凡七世

官數八
功封

都亭侯公孫瓚
以遼東
屬國長
史討張
純及丘
力居功
詔拜降
虜校尉
封復兼
領屬國
長史

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是月丙辰帝崩於嘉德殿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陳留王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

瓚嘗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遂遠竄塞外

陽泉侯黃

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朝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賀善曰靈帝信宦豎殺忠

琬

董卓秉政以琬名臣以豫州牧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

黄州牧韓馥

始鎮一年冬卓

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四蛇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大疫方且土木盛興不知社稷之將獲入有恒言曰桓靈甚于桓也劉友益曰辯未嘗立爲太子蹇碩潛謀立協有不能

以韓馥爲冀州牧時袁紹在勃海恐紹起兵馥遣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摇及得移書乃聽紹衆兵

從容者矣兩
漢書皇子即
位者一而已
以袁隗爲太傅與
大將軍進參錄
尚書事進收宦
者蹇碩誅之
進既秉政忿蹇
碩圖己袁紹因
勸悉誅諸宦官
進以袁氏累世
貴寵紹與從弟
術皆爲豪桀所
歸因信用之復
博徵智謀之士
何顒荀攸鄭泰

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五月遷仁孝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崩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董為助董太后每欲參

預政事何太后
輒禁塞之董后
忿詈曰汝今輈
張怙汝兄耶吾
敕驃騎斷何進
頭如反手耳何
太后告進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
皇后交通州郡
辜較財利故事
藩后不得留京
師請遷宮本國
衆兵圍驃騎府
收重免官重自
殺董后憂怖暴
崩民閒由是不

附何氏

辛酉葬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是夏霖雨八十餘日大水

庚寅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慎陵

司空丁宮罷

秋七月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

帝出至河上司隷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宫以卓爲司空　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内寵而言語漏泄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將皆英俊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

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爲其障蔽進又素憚中官外慕大名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 紹又爲畫策多召

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上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徵外助大兵聚會强者為雄所謂倒持

功必不成祇爲
亂階耳進不聽
曹操聞而笑
曰宦官古今宜
有但不當假之
權寵使至於此
既治其罪當誅
元惡一獄吏足
矣何至紛紛召
外兵乎欲盡誅
之事必宣露吾
見其敗也　進
召董卓使將兵
詣京師尚書鄭
泰盧植皆諫進

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于内食今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形勢已露將軍復欲

何待而不早決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令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　張讓子婦太后之

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　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

段珪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
喪不送葬今入
省何爲使潛聽
具聞其語乃率
其黨數十人持
兵竊伏省户下
進出詐以太后
詔名進入省閣
讓等詰之尚方
監渠穆斬進於
嘉德殿前即爲
詔以樊陵爲司
隸校尉許相爲
河南尹尚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

大將軍出共議
中黃門以進頭
擲與曰何進謀
反已伏誅矣進
部曲將吳匡張
璋在外聞進被
害欲引兵入宮
宮門閉　虎賁
中郎將袁術與
匡共斫攻之日
暮因燒南宮青
瑣門讓等將太
后少帝及陳留
王刼省內官屬
從複道走北宮
尚書盧植執

戈於閤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閤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讐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

紹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

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至因與公卿共迎于北芒阪下帝見卓兵卒至恐怖

流涕羣臣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與陳畱王語問禍亂之由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

帝還宮赦天下改
光熹爲昭寧失
傳國璽餘璽皆
得之以丁原爲
執金吾騎都尉
鮑信自泰山
募兵適至說紹
曰董卓將有異
志今不早圖必
爲所制及其新
至疲勞襲之可
禽也紹不敢發
信乃引兵還泰
山 卓步騎不
過三千自嫌兵
少率四五日輒

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初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

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三臺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邕初署祭酒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

協即位弒太后何氏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也卓按劍叱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

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横揖竟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　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

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若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

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
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

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棄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其尸

除公卿子弟爲郎補宦官侍殿上

即拜劉虞爲大司馬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以大中大夫楊彪

爲司空
以豫州牧黄琬爲
司徒
遣使弔祭陳蕃竇
武及諸黨人復
其爵位　卓與
三公詣闕上書
追理蕃武及諸
黨人悉復爵位
遣使弔祠擢用
其子孫
尹起莘曰殺
戮忠良人情
忿怒故奸雄
借以爲詞稱
兵問罪既得

所欲則必巾理究枉推用名流以快海內之心如董卓祭陳實名處士之類是也入主母使奸雄得為藉手地可也

自六月雨至於是月

劉友益曰恒雨也昭帝之元嘗書七月至於十月矣於是復見終

綱目連雨數
月者二而已

冬十月乙巳葬靈
思皇后　公卿
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為相
國贊拜不名入
朝不趨劍履上
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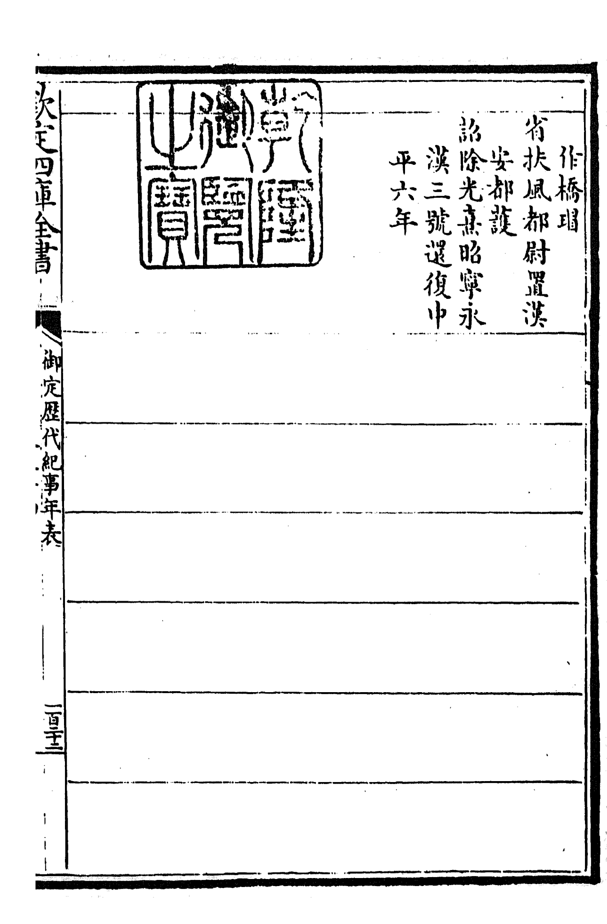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徵處士申
屠蟠不至以黄
琬為太尉楊彪
為司徒荀爽為
司空　初尚書
周毖校尉伍瓊
說卓矯桓靈之

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禄勲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荅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為兾州牧劉岱孔伷為兗豫刺

史張邈張咨爲陳留南陽太守以袁紹爲勃海太守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雒中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聚徒衆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

守紹無悲矣乃即拜紹勃海太守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閒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遂于十二月始起兵于已

吾　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紹在勃海韓馥遣諸從事守之不得動揺東郡太守喬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請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耶助董氏耶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聽紹起兵　喬瑁一



作橋瑁

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四